

道海著

断肠绝情酒





0748765



断肠绝情酒



第一章 冷门四残

炎炎的夏日，将万道炽热的金光洒向人间。碧蓝的大海上，一只小帆船在微风的吹拂下慢慢地向前行驶着。船上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。他虽然打扮得文质彬彬，但一双大眼睛眨巴眨巴的，却透露出一股顽皮的神气。他，就是密州才子丁耀亢抚养长大的丁胜。

字野鹤

丁耀亢，字西生，号野鹤，侍御公丁惟宁之子。五岁那年，父亲不幸去世。丁耀亢自幼聪颖，弱冠即为诸生。后却屡试不第。于前年南游江南，为大名士董思白的幕宾，并与江南才子陈古白、赵凡夫等人结成诗社，声名大振。前不久自江南赶回家乡应举，结果又名落孙山。为了排遣闷怀，他便乘船前往仙人岛，寻好友青霞道人去了。其时丁胜大病初愈，未能随同前往。丁耀亢一去半月，迟迟未归，致使丁胜食不甘味、寝不能眠。他便备了一包干粮，自家中悄悄溜出，到海边偷了一只正在晾晒的渔船，随风飘到了这里。虽然他在偷船的时候亦曾感到于心不安，但下海以后却又很快地将孟子的“嫂溺，援之以手，权也”一语加以变更，说：“事急，窃人之船，权也。”自己便得到了安慰。

丁胜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当他很小的时候，母亲也在带他逃荒的路上饿死。当时年方二十多岁的丁耀亢

在出外郊游时遇见了他，见他甚是可怜，便替他掩埋了母亲的尸体，把他领回家中抚养。十多年来，二人朝夕相处，情同骨肉。丁耀亢是一位饱学之士，且又时常教丁胜读书，故而丁胜也装了一肚子的墨汁，什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唐诗宋词、野史小说等等，都读得滚瓜烂熟。他有一个毛病，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往往恶语中伤，连讽带刺，而且还常常将现成的语句随意篡改。丁耀亢素性豁达，不但不为之加以责备，反而报以爽朗的笑声，致使丁胜积习难改，愈演愈烈，终至不可收拾。

“美哉水，洋洋乎，胜之不济此，命也夫。”丁胜发现了一座海岛，便高兴地大叫了起来。他以前曾随丁耀亢去过几次仙人岛，但彼时是别人驾船，他即使是躺在船上睡大觉亦能找到。这次他自己出海，既不能分辨方向，又不懂驶船技术，只是随波逐流随风飘荡，看见一座海岛，便误认是仙人岛，自然要高兴得大叫大嚷了。

他想让船驶近小岛，但小船却不听话，只是团团乱转。瞎折腾了半天，亦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累出了一身臭汗。

夏天本是个孩儿脸，说变就变。大海又象个应声虫，总是看天的脸色行事。刚才天空晴朗时，大海亦温柔得像个多情的少女，但现在天上布满了乌云，海面上刮起了狂风，大海就变成了一个令人胆肝俱裂的怪物。一霎时，汹涌的波涛发出雷鸣般的怒吼，疯狂地扑向丁胜乘坐的小船，几个浪头过后，人仰船翻。丁胜落海喝下了满腹海水后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丁胜从昏迷中醒过来时，已经躺在了—张柔软的床上。他感到头痛欲裂，口中还有一股苦涩的海水味道。他拼命地

想睁开眼睛，但眼皮却不听使唤，嘴也不象平时那么好用了，竟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唯有耳朵倒还挺灵，只听见几个女人的声音在争吵着什么。

“小丑八怪漂在海中，是我首先发现，做我的徒弟，天经地义！”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。

“非也非也，是我最先看见，我为其师，理所当然！”另一个比较尖细的声音。

“下海救人，我居头功。他应做我的徒弟。”又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。

“不对，不对！是大姐跳下水去救的他。”比较尖细的声音争辩道。

“水，水……”丁胜终于鼓足全身的力量喊了出来，但声音却非常微弱。

“醒过来了。”一个非常温柔的声音说道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！小丑八怪醒过来啦！”略带沙哑的声音笑着说。

“他说什么？他还要喝水？哼！小丑八怪，你在大海里还没喝够吗？”粗里粗气的声音说。

丁胜感觉到有一只柔软的手扶他坐了起来，一只碗也放到了嘴边。他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口，顿觉脑子清醒了许多。等那只柔软的手扶他躺下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人从大海里救了出来，禁不住激动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！谢谢姐姐救了我！”

“什么？小丑八怪，你叫我们姐姐，你睁开狗眼看看，我们比你奶奶还大呢！”又是那个粗里粗气的声音。

丁胜努力地睁开了眼睛，吓得他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
只见屋里有四个女人，各着不同颜色的服装。一个年约三十六七岁的女人，穿着一身白色衣服，一张俊俏的脸庞，凄艳动人，只是面带愁容，柳眉微锁，默默地坐在丁胜的床边，手里还拿着一只水碗，显然就是刚才喂丁胜喝水的那个女人。其他三个女人，亦有三十来岁，个个脸上疤痕遍布，且都瞎了一只左眼，面目狰狞，活似夜叉，一个身着红色服装，一个身着绿色服装，另一个则穿着黄色服装。丁胜瞪着大眼，吃惊地看着她们。

“看什么？小丑八怪。难道你从小没见过美人吗？哼，小色鬼！”那个身着红色服装的女人开口了，她的声音粗里粗气。

“嘻嘻，即使见到过，恐怕也不会有我们这么美吧？”穿绿色服装的女人，尖声细气地说道。

“喂，呆头小鬼，你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”声音沙哑的女人亦不甘落后，她穿着黄色衣服。

“对对对，今日无论如何，你也要拜我等为师。”红衣女子和绿衣女子异口同声地应和。

丁胜禁不住又好气，又好笑。那个真正漂亮的女人，却从不说自己长得美，而这三个丑陋无比的家伙，却硬说自己漂亮。十几年了，他还从来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人。想到这里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！人所患者非他，乃不自知耳。”

“咬文嚼字，老鼠放屁！”红衣女子性情暴躁，开口大骂。

“咬文嚼字，是好徒弟。我收下他啦。”绿衣女子急欲为师。

“不行不行，这个徒弟，我收定啦。”黄衣女子亦不肯让步。

白衣女子摇了摇头，问丁胜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从何处来？为何独自在海上漂流？”

丁胜正待回答，那红衣女子却抢先喝道：“快说快说！若有半句谎言，我就要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，剔下你的骨头，把肉扔到海里喂王八。”

丁胜本对三个丑女人甚为反感，但对白衣女子印象却很好。她不但非常漂亮，而且还给自己喝水。从那三个人的话语中，他听出了从水中救自己的也是白衣女子。丁胜出于感激之情便开口答道：“我叫丁胜。因为是师父捡回来的，所以他给我取名叫胜。胜与剩谐音，即狗剩之意也！”

“狗剩狗剩！哈哈哈！”绿衣女子又跳又蹦地笑嚷着。

“看你狗头狗脑的，就没点人样！”红衣女子亦笑骂道。

“不要打茬，让他说。”白衣女子制止她们。

“我这次是出海找师父，结果……”

“你也有师父？你也是练武的吗？”黄衣女子插口道。

“不是，我的师父是文师父，不是武师父。”

“你师父是谁？”绿衣女子问

“野鹤公。”

“野鹤公，公野鹤！你师父是只公鹤，你师母就是母鹤喽！”绿衣女调皮极了。

“混蛋！”这次丁胜真的忍无可忍了，“你敢侮辱我师父！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他骂完之后，索性闭上眼睛，不再理睬她们。

沉默了片刻，绿衣女子又提出了让丁胜做徒弟的问题，只听她说道：“让他做徒弟嘛，只是小丑八怪太丑了点，跟我们不太般配。”

“我有办法！”黄衣女子想出了馊主意，“在他脸上划几刀，再刺瞎一只眼睛，他不就漂亮了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！”丁胜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，这几个女人疯疯癫癫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若她们真的在自己脸上用刀乱划一气，自己也成了她们那副惊神吓鬼的模样，那就乖乖不得了啦！想至此，他脑子一转，连忙从床上坐起，讨好地说道：“师父漂亮，徒弟丑陋，正好形成对比。如果我也变漂亮了，你们就显不出来啦！”

“有道理！”绿衣女子抢着说道。

“你说我们漂亮，到底怎么个漂亮法？”红衣女子发问了。

“对对对！你说说看，我们都一样漂亮吗？”黄衣女子逼近了一步。

“都很漂亮，但却各有千秋。”丁胜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指着黄衣女子说道：“你嘛，脸上疤痕斑斑，好比锦上添花；睁一眼，闭一眼，正是一目了然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一目了然，好好好！幸亏我一目了然，才能发现你个小丑八怪在海里喝水。哈哈！”黄衣女子高兴得拍手大笑。

“我呢？”绿衣女子往前跨了一步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你嘛，嘴！面上刀伤交错，恰似回文织锦；左眼闭，右眼睁，堪称独具慧眼！”

“妙极啦！独具慧眼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。”绿衣女子喜

笑颜开：“不过你说错了一点，我脸上不是刀伤，是剑伤。”

“好好好，改成剑伤交错。”丁胜只有随风转舵，他是怕脸上真的挨上几刀。

“好啦好啦！”红衣女子把绿衣女子拉到一边，“该我啦！”

“噢，你嘛，”丁胜拍了拍脑门，他一时实在想不出什么好词了。但红衣女子脾气最暴，如果惹恼了他，自己说不定也会变成个满脸伤痕累累的独眼龙。想至此，他打定丁主意，先应付一下再说吧。于是开口道：“你满脸伤痕累累，犹如彩霞满天，一目盲，一目明，活象独眼之龙。”

“不好，不好，独眼龙不好。”红衣女子不太高兴了。

“独眼龙有什么不好？难道你没听说，皇帝就是龙，皇后就是凤。龙凤是最好的啦。”

“皇帝是男的叫龙，可我是女的呀。”

“好好好，皇后是女的，你叫独眼之凤怎么样？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噢，我是皇后喽。”红衣女子真的心满意足了。

白衣女子听到丁胜与三个人瞎说胡道，也禁不住地嗤笑了一声。

丁胜见白衣女子笑了，心下大为得意，随即对“一目了然”“独具慧眼”和“独眼之凤”说道：“你们要收我为徒，可你们也应该说说自己的名字和武功路数，否则，徒弟不了解师父，这又成何体统。”

“你愿意做我们的徒弟啦？”绿衣女子问。

“当然愿意，求之不得。”

“那好吧。我们四个人，号称‘冷门四残’，她是老大，”绿衣女子指了指白衣女子，“名叫冷残阳，练的是‘西施浣纱’和‘弄玉吹箫’。”

丁胜望了望冷残阳，心想，如此漂亮，确是西施再世，但有愁容而无病态，二人似不太相类；至于比之于弄玉嘛，貌则似矣，只是无箫史相伴，奈何奈何。

“我是老二，名叫冷残月，”绿衣女子的话打断了丁胜的胡思乱想，“我练的是‘貂蝉拜月’和‘织女投梭’”。

乖乖！如此丑陋的女人，竟敢自比貂蝉和织女，真不要脸！丁胜在心里暗骂。

“她是老三，名叫……”绿衣女子继续说道。但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黄衣女子打断了。

“我自己说。我叫冷残雪。练的是‘昭君出塞’和‘麻姑献寿’。”

“我叫冷残花，”红衣女子亦自报家门，“排行老四，练的是‘贵妃醉酒’和‘嫦娥奔月’。”

嗨，乖乖！若说老大练什么西施、弄玉的武功，还庶几近似。这三个丑八怪，却也练什么贵妃、貂蝉、昭君、麻姑、嫦娥、织女的功夫，真是唐突美人，亵渎仙女。委实大大不通，狗屁不通！丁胜在心里胡乱批评着，嘴里禁不住喊了出来：“鼓声咚咚响，不通又不通！”

几个人吓了一跳，冷残花问道：“你说什么不通又不通？”

“啊，我是说，四位师父练的都是美人仙女的武功，我这个小丑八怪简直一窍不通。”

“你如果通了，我们还收你做徒弟干嘛！”红衣女子说

话犹如炮筒子。

“请问师父，这个岛叫什么名字？”丁胜连忙转了话题。

“真是个大傻瓜。我们的名字都这么美，这个岛的名字当然也很美啦。它叫冷美人岛。”

“噢噢噢！名符其实，名符其实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丁胜只有大拍马屁，免得脸上挨刀。

接下来，就是几个人商量丁胜应做谁的徒弟问题。除冷残阳一语不发外，其他三人均是歪理胡缠，争得一塌糊涂。最后还是丁胜出面折中：冷残阳虽一言未发，但却是她救的自己，因此该有一份。这样，就该四人轮流，由大到小，冷残阳第一，冷残月第二，冷残雪第三，冷残花第四。每人一天，轮流为师，如此周而复始。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丁胜被“冷月四残”从梦中惊醒。他略一翻身，便觉浑身酸痛。索性躺在床上不动，大要赖皮。无奈冷残花大发雷霆之怒，肋以棍棒相加。他只得起床洗漱，草草吃了点早餐，就随冷残阳来到冷美人岛东边的一片空地，学练“西施浣纱”功。

冷残阳让丁胜站在离自己三丈远的一棵树下看着，自己随手掏出一条丈余的红绶，演练了起来。只见红绶飘飘，时快时慢。快时惟见红影一团，慢时则如仙女曼舞。丁胜不觉看得呆了。

大约过了一顿饭功夫，冷残阳练习完毕走了过来，大略给丁胜讲了一番“西施浣纱”的要领。所谓“西施浣纱”功，乃是以内力控制手中红绶，做到气沉丹田，以意领气，

随心收发，使红绫贯满真气等等。丁胜本对武功一窍不通，冷残阳的这番大道理，对他来说直如对牛弹琴。冷残阳见他如此，亦懒的啰嗦。干脆将红绫递给丁胜，自己坐到海边的一块岩石上，拨出紫箫吹奏了起来。

丁胜虽对武功之道一窍不通，但对音乐却略知一二。他听见箫声委婉动听，口中不禁唧唧啾啾地评赞了起来：“嘿，不错不错！妙哉妙哉！箫声呜咽，如泣如诉，如怨如慕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不对不对，这箫声哀伤至极！唉，师父啊，你有什么伤心事，不妨对弟子讲讲，我虽不肖，但却能想想办法，帮你破愁解闷。噢，对啦！师父练的是‘弄玉吹箫’功，那肯定是想箫史喽！肯定是的。”他一边唧唧啾啾，一边呆呆地远望着冷残阳。只见她一会儿吹箫，一会儿又望着大海发愣。丁胜见她这样伤心，心中不安，就想好好地练练武功，以报答她救命之恩和教育之恩。但红绫太长，他又没有半点内力，只是手臂乱挥，不但红绫舞不起来，反而还缠手缠足，直累得他浑身冒汗。折腾半天，终不奏效，一气之下，又坐到地上乱骂一通：“子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试想昔日美女西施，病态可掬，弱不禁风，怎么会练什么狗屁武功！且红绫长达丈余，让她来舞，岂不要活活累杀！”

丁胜骂了半天，直到口中干渴时才闭口不言。他对“西施浣纱”功失去兴趣，因对冷残阳的箫声印象甚好，便把希望寄托在下午，决心好好学学“弄玉吹箫”。

就这样，一个上午混了过去。

中午饭后，二人又来到了小岛东边的那片空地上。丁胜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冷残阳教自己吹箫，结果冷残阳却给他讲

了一番“抱元守一”、“气发丹田”的大道理，丁胜茫然不懂，也只得频频点头，故做已知状。盪茶工夫过后，丁胜一无所获。冷残阳还以为他天资聪敏，一点便知。遂让他坐在青石板上，口中说着什么“全身放松”、“含胸拔背”、“抬头挺胸”、“目光内视”、“意守丹田”等等，在帮他摆好了姿势后，冷残阳便又走到海边，吹起箫来。

丁胜本是猴子性格，好动不好静。冷残阳刚一走开，他就浑身乱动，心中杂念丛生，胡思乱想起来：“哼！什么‘弄玉吹箫’！原来是和尚打坐！真没意思。还说什么‘目光内视’，谁能自己看见自己的眼珠子？不对，不对！有人是能看见，象那三个丑八怪师父，在她们的左眼珠挖出来时，右眼珠肯定能看见。嘻嘻！”想至此，他禁不住得意地笑了。

丁胜睁开眼睛，看见冷残阳还在望着大海出神。便趁她不注意，站起身来，连翻了四五个跟头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觉得过了瘾之后，又回到原地，摆出一副打坐练功的姿势。但坐不了片刻，心中复觉烦燥，禁不住又胡思乱想起来：“什么狗屁武功；还‘气发丹田。’真是无知透顶！气是从胸脯里出来的，明白吗？人身上只有鼻孔和嘴里出气。噢，屁股眼儿有时也放点臭气出来，嘻嘻！‘气发丹田’，倒不如说气发屁眼儿！放大屁！”他这样一味乱想，再加阳光炽热烤人，终子忍耐不住，用眼角瞟着冷残阳，慢慢地溜进了树丛中。

丁胜站在树下，感觉凉快了许多，想起离家后的遭遇，心中有气，不觉又骂了起来：“真他娘的千种石头万种狗！居然还有强迫别人做徒弟的。子曰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！

真是咄咄怪事！什么狗屁武功，简直无聊透顶！明天我不干了！”骂至此，他心中一凛想道：不干了？能行吗？这个冷残阳比较温柔，也许能行。可那三个疯疯癫癫的丑八怪却绝不会答应！尤其是独眼之凤冷残花，说不定真的会把自己扔进海里喂王八。噢，有啦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还是逃之夭夭吧。但往哪边逃呢？往东是不行的，那样会离家越来越远，说不定还有可能跑到师父说的什么爪哇国里去，不行不行！往西离家最近，应该往西，但现在我是在狗屁冷美人岛的东边，往西走要路过冷门四残的屋子，要是让那三个丑八怪看见，那可就乖乖不得了啦。对，只有往南或者往北，然后绕到西边。可是，现在是往南好还是往北好呢？对，拿一片树叶一扔，正面朝上就往南，反面朝上就往北，说定了！他随手摘下一片树叶，对天祈祷了几句后，便往上一扔，待树叶落下一看，正面朝上。他口中叫了一声“好”，拔腿便往南边奔去。

冷美人岛并不太大，大约有顿饭工夫，丁胜就走到了小岛的东南边。他举目一望，那颗火热的心立时凉了半截。原来小岛南边地势奇险，与海水连接处是一道悬崖峭壁。悬崖上面草木丛生，相互纠缠着的蔓藤将峭壁的上半边遮盖的严严实实，有数十条甚至还垂落到了海水中。海浪撞击到岩石上，水珠暴雨般地落回大海。想从这里逃走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

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咳，能卷走冷残雪就好啦！对，只留下冷残阳，把残雪、残月、残花都卷走就更好啦。”丁胜自我解嘲地说了几句，只好沿小岛南边往西面去。

这一次可艰难多了。他怕被冷月四残看见，只得在树林中穿行。树枝、杂草都与他作对，更可恶的是那片荆棘丛，不仅将他的衣服划破了十几处，而且手上、脸上、腿上也划出了条条血痕，气得丁胜直骂娘。不过，他认为还是值的，因为冷美人岛西边是一片平坦的沙滩。

冷美人岛上人迹罕至，无船可偷，丁胜无法重施故技，只得下水游泳，几个浪头打来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那点狗刨式的水上功夫，是不可能游回大陆的。

丁胜从水中爬回沙滩，将衣服脱下来拧干了水，口中骂骂咧咧地往西北方向走去。如此沿着小岛边缘，又转到了北边。这里虽然也很平坦，但却绿树成荫，景色宜人。丁胜在此直玩到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才回到小岛东边练功的地方。见冷月四残还是默默地坐在岩石上，心中未免胆怯。低低唤了一声“师父”。冷月四残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也不说话，站起身来便往回走。丁胜紧随其后，二人一言不发地回到了住处。

丁胜来到冷美人岛的第三天，按规定应跟冷月四残习武。早饭过后，二人一起往小岛北边的树林走去。冷月四残新收了徒弟，似乎特别高兴，一路上又说又笑，疯疯癫癫。到达目的地后，她让丁胜站在自己斜对面，便开始演练“织女投梭”功。她双腿并拢，抬头挺胸，右目微闭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已进入精神内固的预备状态。丁胜不愿看她那副丑陋面孔，料想她闭着眼睛也不会看见，便蹑手蹑脚地绕到她身后，站在十多步远的地方看着。但见冷月四残亭亭玉立，身材苗条，腰细臀不盈掬，绿衣轻拂，确如下凡之仙女。丁胜心中遗憾，不免又胡思乱想起来：唉！真是天公不做美，人无完人。恁好的一条身段，却偏偏配上那么一副尊容。自背后

视之，恰似仙女临风，令人想煞，但自前面视之，却如夜叉出海，将人吓煞。不堪回首，不能回眸！回眸处，令人更添一段新愁。正所谓，回眸一顾鬼魅生，胆裂魂飞无颜色。嘻嘻！如此丑陋，却偏要练什么“织女投梭”，若果织女真的长了你那么一副面孔，不用投梭就把牛郎吓跑啦。嘻嘻……

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把丁胜吓了一跳。只见一棵碗口粗细的槐树，已被冷残月投石击断。

冷残月回过头来，得意洋洋地问道：“如何”？

“妙极妙极！”丁胜回过神来，蹦蹦跳跳地来到断树边。见槐树已齐根折断，心下大喜，想道：这门武功不错，我如果学会了，以后再跟野鹤师父出去打猎时，也不用弓箭，什么野兔野猫的，一击便中，一中便脑门开花。嗯，得好好学学。

丁胜自幼便喜抛石扔瓦，打鸡赶鸭，但却既无力，又不准。现在得丁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自然肯卖命而学了。再加冷残月开始只教瞄准抛石，不讲内力收发，正中丁胜下怀。二人一搭一档，配合默契，这一上午却也没有白费。

下午学习“貂蝉拜月”，却令丁胜大吃苦头。此功的起式是双手合十，两腿并拢，然后脚后跟离地，缓缓跪倒。丁胜腿上无力，跪至八十度角时即扑通摔倒，如此反复练习，不但了无长进，反而摔得两膝红肿，痛彻骨髓，裤腿上亦破了两个大洞。当下心中不喜，禁不住又暗骂起来：他娘的！什么“貂蝉拜月”，简直是胡闹至极！试想若是貂蝉，岂能如此跪拜？再说晴天白日，赤日当空，哪有什么明月可拜？倒是你个“独具慧眼”名叫冷残月，难道要我跪拜你这弯残月不成？真是荒唐透顶！暗骂至此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

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若要超过她们三人，最好先把这个什么‘貂蝉拜月’抛开，咱们专练‘织女投梭’，免得我一心二用，学艺不精，也显得你比她们教徒有方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妙极妙极！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好罢，咱们就专练‘织女投梭’。”冷残月笑逐颜开地拉起丁胜的手，连拖带拽地跑到冷美人岛北边的树林中，又一块练起“织女投梭”来。

不料他们二人的那一番对话，却被冷残雪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她存心与冷残月一比高下，所以轮到她教丁胜武功的那天，便执意抛开“麻姑献寿”，专教“昭君出塞”一种武功。此功的起式是马步蹲裆，要求双腿分开与肩等宽，两脚平行，两腿弯曲、腰板挺直、双臂平伸，皆成直角，挺胸抬头，目视正前方。这对丁胜来说，比练冷残月的“貂蝉拜月”更为吃累。他又蹶屁股又弯腿，虽然胳膊能伸直，但腿却弯不成直角。蹲不了片刻，就一屁股坐倒。直气的冷残雪狂呼乱叫，那沙哑的声音，更让丁胜难以忍受，免不了心里头又唱一台小戏：哼！什么“昭君出塞”，就象他娘的屎尿婆式！噢，对啦，应该叫“昭君出恭”！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能唐突佳人，真是该死！嗯，冷残雪如此丑陋，应该叫做“东施出恭”！嘻嘻。哎呀，别叫啦！听你那副嗓音，就象公鸭子叫似的，真是不堪入耳。还是莫要开口的好。嘻嘻！

丁胜心中得意，面上不免流露出来。这更使冷残雪气上加气，忍不住要打要罚。丁胜眼看不妙，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连忙陪着笑脸，拍马讨好，阿谀奉迎，竟使得冷残雪转怒为喜。丁胜见此招甚灵，便索性坐在沙滩上，搜肠刮肚，将